



“我的龙舟记忆”征文选登

沉没又浮起的乡愁

邓小飞

我记忆里的端午，总是从一声闷响开始的。那是桐油锤砸进龙舟龙骨的声音，像远古的鼓点从资江底传来。爷爷说，龙舟是有灵性的，你得把它当成活物。

每年四月初八，龙根爷的作坊里就会飘出这股气味：新剖的香樟木、熬化的桐油，还有某种我说不清的、类似野兽皮毛的腥甜。我趴在门框上，看他佝偻着背，用那把用了四十年的月牙刨，一寸一寸地驯服木头。他的手掌像老树根，指节粗大，纹路里嵌着洗不净的暗红色——那是桐油和血混在一起，干了又湿、湿了又干造成的，积了半辈子。“龙要醒了。”龙根爷头也不抬，手里的刨子推出一卷一卷的木花，“你听，木头在喘气呢。”我确实听见了。香樟木在刨刃下发出细微的呻吟，像某种沉睡的巨兽正在翻身。

那是2003年，我十八岁。资江的水位比往年高，岸边的芦苇疯长，龙舟作坊的门槛被来来往往的桨手踏得凹陷下去。我不知道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龙根爷做龙舟。三年后，他走了，手里还攥着那把月牙刨。

“邵阳人赛龙舟，赛的不是速度，是命。”这话是爹说的。他是村里的“头桨”，就是船头第一个划桨的人，负责定节奏、破水浪。资江在邵阳段有个叫“十八滩”地方，水流忽急忽缓，暗礁像埋伏的兽牙。龙舟底部要削得锋利如刀，才能在礁石缝里穿过去。这种船，叫“箭龙”，快起来像离弦的箭，翻起来也像。

2004年，我离开邵阳去部队服役。此后每年端午，我都只能从朋友圈、QQ空间看家乡的龙舟。照片里的资江越来越清，岸边的厂房拆了，种上了柳树。2012年，我退了伍。家乡龙舟还在，但龙根爷的作坊变成了“非遗展示

馆”。那把月牙刨被锁在玻璃柜里，标签上写着“清代工具”。

我真正看懂龙舟，是2013年的端午节。那年雨水多，资江发了脾气，黄浊的浪头卷着上游冲下来的树枝，在江心打着漩。各村龙舟照例要“抢红”——在终点挂一匹红绸，哪条船先扯到，“预兆”全年风调雨顺。爹那天的脸色铁青，吃早饭时把筷子往桌上一拍：“今日水太恶，莫让细伢子去岸边。”但我去了。

我躲在码头的水泥墩后面，看着十二条龙舟像十二条蛟龙，从上游俯冲下来。鼓声是催命的。爹站在头桨位，背上的肌肉在烈日下泛着油光，他每一桨砸下去，船头就翘起一次，再狠狠砸进浪里。我忽然发现，龙舟不是人在划，是水在推、人在挣——人和水在角力，谁也不服谁。最后五十米，我们村的船和隔壁滩头村的船并驾齐驱。两船相距不到一米，桨叶几乎要绞在一起。我看见爹突然回头吼了一句什么，然后整条船的人像一个人似的，同时把桨叶插进水里，身体同时后仰，接着同时将桨拔出来——那一下，船真的飞起来了。红绸被爹一把扯下，攥在手里，像攥着一团火。但回岸时，滩头村翻了一条船。三个桨手被暗礁撞破了头，血把江水染出一缕淡红。那天晚上，爹蹲在门槛上抽烟，抽到半夜。我问他怕不怕。他说：“怕。但怕就不划了，资江就没人记得了。”

一天，我收到朋友通过抖音发来的视频，画面抖得厉害：有人在敲鼓，不再是“咚、咚、咚”的老节奏，而是加了快板的电子鼓，混着资江船工号子的旋律。镜头扫过船头，我愣了——打鼓的是个穿红色防晒服的年轻姑娘，头发扎成马尾，随着鼓点一甩一甩。爹在视频里说：“这是村支书的女，大学

学音乐的，回来搞了个‘新龙舟调’，网上好几万人看呢。”我点进直播，弹幕在屏幕上飞：“这才是真正的中国力量！”“求定位，明年现场看！”镜头切到岸边，我看见龙根爷的孙子小龙，正举着云台摄像机，沿着江堤奔跑。他身后，非遗展示馆的玻璃柜里，那把月牙刨正反射着午后的阳光。

今年端午，我回到家乡。资江的水比记忆中更清，能看见水底的鹅卵石。新修的滨江步道上，“邵阳龙舟文化节”的横幅挂了一路。我走到码头，爹正在给新船刷桐油——不是龙根爷那种暗红色的老桐油，是透明的环保漆，但气味依然熟悉。“来试试？”爹把桨递给我。我握住桨柄，掌心贴合着被无数双手磨出的凹痕。那里面嵌着龙根爷的血、爹的汗，还有我自己的童年。桨入水的瞬间，我忽然听见了那个声音——不是电子鼓，不是直播间的弹幕，是木头在喘气，是资江在低声说话，是千余年来，这片土地从未断过的脉搏。

“嘿哟——嘿哟——”号子声从上游传来，新一批桨手正在试船。那个打鼓的姑娘站在船头，马尾在风里扬起来。她的鼓点里，我辨出了老节奏的影子，像龙根爷的月牙刨痕，像爹掌心的纹路，像所有沉没又浮起的时间。

龙舟划过江面，剪开一道水痕，很快又愈合。但有些东西不会愈合——它们变成了记忆，变成了血脉，变成了每当端午来临、桐油飘香时，就会从骨头缝里苏醒的乡愁与骄傲。这就是我的龙舟记忆。它不在博物馆里，不在直播间的弹幕里，它在资江的每一朵浪花里，在每一双接过船桨的手掌里，在下一个端午的鼓声里。

（邓小飞，邵阳县塘渡口镇石梅村支部书记）



回龙寺的龙舟赛

何礼庆

我的故乡新宁县回龙寺镇，坐落在世界自然遗产地崀山的青山碧水间。夫夷江如一条玉带穿镇而过，滋养了两岸人家，也孕育了一项重要的传统习俗——端午扒龙船。

回龙寺有两个端午，五月初五叫“小端午”，但真正刻进回龙寺人骨子里的，是五月十五的“大端午”。

小时候我不明白，为什么大人们把扒龙船看得比天还大。村里有句俗话：“宁肯过坏年，不能扒坏船。”年过坏了，只影响一家一户；端午龙船搞砸了，影响的却是整个村子、整个宗族的面面。这话听起来似乎偏执，却道出了龙舟沉甸甸的分量——个人荣辱事小，集体荣誉事大。

每年一过完年，男人们聚在一起，谈论的第一件事便是端午龙舟。谁当鼓手，谁当舵手，谁站船头指挥，谁负责后勤，一一议定。接着筹款，各家踊跃出钱，在外做生意的乡亲更是一掷千金。到了四五月间，河面上响起断断续续的鼓声——各村龙舟队开始操练了。划船的汉子们顶着烈日，一遍遍练桨法、练配合，皮肤晒得黧黑，臂膀脱了几层皮，没人喊苦叫累。村里一位叔公，年过六十还坚持上船，他说：“只要能动，就要为村里出一把力。”

真正让我懂得这份执着的，是一次中巴车上的偶遇。一个年轻后生从

深圳赶回来。旁人问他：“你不是在打工吗？怎么回来了？”“回来扒龙船。”“那工作呢？”“丢了。”问的人一脸惊讶，他却淡然一笑：“丢了再找，扒龙船不能输，一定要回来的。”那一刻，我看见他眼里的光——超越了金钱，超越了个人得失。家乡的号角比城市的繁华更有召唤力。这就是回龙寺人的精神：同舟共济，不计得失，为了共同目标可以放下一切。

五月初五之后，夫夷江开始涨水，本地人叫“涨端午水”。江水一天天丰盈，仿佛天地也在为这场盛事积蓄力量。各村的龙舟驶入主河道，江面上锣鼓声、呐喊声此起彼伏。每天天不亮，两岸就站满了人，看自己的队伍操练，也看别家实力。大家一边看一边议论，哪家桨法齐整，哪家鼓点有力，哪家后生肯吃苦……那份投入，比看任何专业赛事都认真。

终于盼到五月十五大端午。那一天的夫夷江，是龙舟的天下。近两百艘龙舟齐聚主江面，红旗猎猎，锣鼓震天。竞赛号令响起，所有声音汇成一股洪流——鼓声如雷，鞭炮似爆，呐喊像潮，直冲云霄。烟雾腾起，两岸人影朦胧，只听得见江心的龙舟破浪前行。龙头高昂，船尾大旗迎风招展。桨手们齐声呼喝，挥汗如雨。那劈风斩浪的气势，仿佛真有蛟龙出水。那一刻，我忽

然明白什么叫“同舟共济”——几十个人一条船，心往一处想，劲往一处使，哪怕惊涛骇浪，也要奋勇争先。

岸上是人的海洋。有龙舟的村子几乎全员出动，男女老少早早占了位置，为本村呐喊助威。外嫁的女儿被娘家人接回来看船。嫁进来的媳妇把娘家人接来同乐。附近武冈、邵阳、东安的乡亲也蜂拥而至，屋顶上、树杈上站满了人，街上摩肩接踵，交通瘫痪。那种万人空巷的盛况，不是亲身经历，很难想象。

赢了，全村昂首挺胸，走在大街上都带风；输了，也不气馁，相约来年再战。长大后我走过许多地方，看过许多龙舟赛，再没有哪一处像回龙寺这样，把扒龙船融入血脉，成为超越一切的精神寄托。

如今回想起来，回龙寺的龙舟赛之所以让人过目难忘，不仅因为场面壮观，更因为它承载了一种纯粹的精神——为集体荣誉勇于奉献，为共同目标勠力同心。这种“同舟共济、奋勇争先”的龙舟精神，正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最生动的注脚。一条龙舟，划动的是桨，凝聚的是心；一声号子，喊出的是力，传承的是魂。

若你来崀山旅游，一定要赶上五月十五大端午。提前住上几天，亲眼看百舸争流，亲耳听呐喊震天，亲身感受那份将个人融入集体的赤诚。你会明白，龙舟划过的不止是江水，更是千年不绝的文化血脉；争到的不止是名次，更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精神力量。

（何礼庆，任职于新宁县回龙寺镇塘尾头学校）

“亚洲富士电梯杯”2026年邵阳市龙舟大赛于6月21日在资江一桥至西湖桥水域举行，全市38支队伍参赛。最终，邵阳县一队（队员由塘渡口镇村民组成）凭着我雄厚的实力荣获冠军！消息传来，整个塘渡口镇都沸腾了！我的朋友，一个地地道道的塘渡口人，通过微信分享了他的喜悦，同时也分享了他关于龙舟的记忆。

朋友的讲述，也勾起了我关于龙舟的记忆。每年端午，夫夷江水面鼓声雷动时，我总会想起爷爷那双布满老茧的手，和那双眼睛里藏着的整条夫夷江。

爷爷是土生土长的塘渡口镇人，年轻时是村里龙舟队的鼓手。不是划桨手，而是坐在船头击鼓的人。小时候我不明白，鼓手又不划桨，凭什么坐在最威风的位置？爷爷便把我架在膝上，用那双握过船桨也握过鼓槌的手，在我掌心一下一下地敲：“鼓是龙的眼睛，鼓点快，龙就醒了；鼓点慢，龙就睡了。条条船在江上跑，哪条龙醒着，哪条龙就赢。”

我十岁那年夏天，夫夷江发了大水。端午前三天，雨还不停，村里老人都说今年赛不成了。可爷爷偏偏不信。他披着蓑衣，踩着泥泞，挨家挨户去敲队员的门。那年头大家穷，龙舟是杉木打的，浸了水重得像头牛。二十几个汉子把船从泥里拖出来，肩膀都磨出了血。爷爷蹲在船头，用鼓槌一点一点刮掉船底的青苔，刮着刮着忽然就笑了，露出被旱烟熏黄的牙：“这老伙计，跟了我三十年，哪年缺席过？”

那年的龙舟赛是我见过最壮烈的一场。江水浑黄，浪头比船还高。发令枪响，爷爷的鼓声便炸开了。那不是普通的节奏，是急雨砸在瓦片上，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，是生死关头不肯松的那一口气。船到中流，一个浪打过来，船尾的三叔差点被甩出去，幸好旁边的人一把拽住了他的裤腰带。没人松桨，因为爷爷的鼓点没停。那面牛皮鼓被雨水泡得发胀。爷爷赤着上身，每一槌下去，水花和汗珠一齐溅起来。最后我们村拿了第二，离第一只差半个船身。上岸时，爷爷瘫在泥地里，手里还攥着鼓槌，指节白

爷爷的龙舟

李德胜

得吓人。我问他累不累。他望着江面，半晌才说：“龙舟上的人，没有一个怕累的，怕的是鼓停了……”

后来我进城读书，再后来在省城工作，回邵阳的日子越来越少。爷爷老了，打不动鼓了，那面牛皮鼓被收进祠堂，蒙了灰尘。每次我回去，他总要拉我去江边走走。夫夷江两岸高楼起了，大桥通了，江面上的龙舟却似乎少了。爷爷便叹气：“年轻人都往外跑，谁还愿意泡在这浑水里？”

变化发生在十年前的端午。那天我陪爷爷在江边看赛龙舟，忽然发现江面上多了一条特别的船——船身漆成了鲜艳的橘红色，划手们穿着统一的荧光背心，船头击鼓的竟是个扎马尾辫的姑娘。爷爷眯着眼看了很久，忽然笑了：“这鼓点，稳。”这个龙舟队的队员里有教师、护士，还有从深圳回来的大老板……他们的鼓手叫小唐，在抖音上教龙舟鼓点，有十多万粉丝。赛后我去采访，小唐说：“我爷爷也是打鼓的。他说邵阳人的龙舟，不能在我们这辈断了。”

我把这话学给爷爷听。爷爷愣了很久，然后转过身去，用袖子擦了擦眼睛。那天傍晚，他破天荒让我去祠堂把那面老鼓搬出来。夕阳从窗棂漏进来，照在鼓面上，竟像镀了一层金。爷爷用干枯的手指轻轻叩了叩，鼓声沉闷，穿透力却格外强。“修一修，还能用。”他说。

今年端午，我请了假回邵阳看龙舟大赛。我在人群中看见了爷爷——他坐在轮椅上，由父亲推着，怀里抱着那面修好的老鼓。小唐特意过来，恭恭敬敬给爷爷鞠了一躬。决赛时，小唐的船从我们身边划过。她回头望了爷爷一眼，爷爷便举起鼓槌，在空中虚虚一敲。没有声音，可小唐好像听见了，她手中的鼓槌落下，鼓声骤然急促。那条橘红色的龙便如离弦之箭，破浪而去。

我站在岸边，忽然明白爷爷守护的从来不只是一面鼓、一条船，而是这方水土里生生不息的那股劲儿——那是浪打不沉的倔强。

（李德胜，绥宁县作协会员）

浪尖上的心跳

周其

今年端午前，我回到邵阳县老家，并在隆回桃洪镇赧水河畔观赏了早安隆回队、云上花瑶队、魏源故里队三支龙舟队的彩排。那天，只听一声令下，三艘龙舟如离弦之箭破水而出。岸上人山人海，呐喊声震天动地。“嗨——嗨！嗨——嗨！”早安隆回队美女鼓手的号子一喊出来，就带着股不一样的劲。

小时候，我盼望过端午节，是因为有粽子吃，还可以到赧水河边观看扒龙船。一次，比我大四五岁的邻居孝青和孝平一起去看扒龙船，我也想跟去，他们嫌麻烦不肯带我去。我追着跑了很远，最后只好悻悻地回来。妈妈安慰我：“等你长大了，自己去。”

有一年端午，父亲带我去看。赧水河畔，彩旗飘飘，人山人海。大家早已“霸”好最佳观赏龙舟赛的位置，或席地而坐，或站到河岸边。还有些小孩骑在长辈的头上东张西望，得意洋洋。我就是骑在父亲的肩上看。

比赛即将开始，所有人都紧盯着河面，期待着。只听见一声令下，龙船由远处疾驰而来。每艘龙船都有一个统领全局的鼓手，他站在船头，一边敲鼓，一边吹哨，控制着整艘龙船前进的节奏。龙船上的划手循着鼓点、喊着号子，奋力向前划行。眨眼间，几条龙船如离弦的箭般向终点冲去。激越的鼓声，划手的口号声，观众的加

油声，响成一片，比赛现场的气氛达到了高潮。

如今，我已在东莞打工二十七年。每年端午前后，东江鼓声不息，江面桨影不停。每次站在东江边，我总不自觉地搜寻记忆里那一声声“嗨——嗨”，却总被陌生的鼓点打断。故乡的号子，原来只能在故乡听得真切。

6月21日，万众瞩目的“亚洲富士电梯杯”2026年邵阳市龙舟赛如期举行。虽然天气阴冷多雨，却丝毫没有浇灭邵阳百姓观赛的高涨热情。沿江道路、观景平台……处处人头攒动。三十八支劲旅如三十八道奔涌的支流，汇入资江主脉，鼓声未起，水波先震。那一刻我忽然明白：龙舟不是赛在江上，是赛在邵阳人的血脉里；桨不是划在水中，是划在千年未断的时间褶皱里。

最难忘决赛那刻。邵阳县一队率先冲线时，岸上霎时静了半秒，继而爆发出山呼海啸。我为故乡的队伍摘得桂冠而自豪。

我想起1903年，青年蔡锷立于资江畔，身后十余艘龙舟待发。他在日记中写道：“舟如矢，人如铁，志如磐。此即吾乡少年之气象也。”

对于邵阳人来说，“同舟共济、奋勇争先”的龙舟精神从未高悬墙上。（周其，邵阳县人，广东省作协会员）